

人海三口暨

刊月半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逢一出版

國際佛徒的聯絡，在中國提倡的，是：民國十二年時，太虛大師在他所主持的江西廬山的大林寺，曾籌開世界佛教聯合會；以期世界的佛徒，成一闊大的組織，而宣傳佛陀的教法普遍于世界也！因當時，國內佛徒的昏曠，且多短視，贊助者少，致使闊大的組織，不能計期的實現，興言及此，至可悲痛！

今日本佛徒，為謀佛陀的教法，普及世界的起見，特組織國際佛教協會，在該會的會刊「海外佛教事務」中有這樣的載着：「……在昭和八年之末，故度邊海旭師，生前想辦佛教國際事業一個集會，創立堅固的財團，而使佛教國際事業普及有永之性，以至今日經過種種辛勞以後，逐次商議，遂有國際佛教協會的設立，幸篤信藤井榮三郎氏慨捐創立費一萬元，集日內外爲學之士籌劃國際的佛教事業，現在已有基礎，漸漸鞏固事業與日俱進的端緒了。……」

由此看來，日本佛徒做事之認真，和佛徒的團結性之堅固，是值得我們注意而可以取法的！

年來，日本佛徒對于國際佛教事業的進展，實爲亞洲各佛教國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的！如前之汎太平洋佛教青年會的招集，今之國際佛教協會的組織，這是顯而就是濫製粗造，草草從事，相形之下，益見其拙。

最後，希望日本佛徒；1.本着佛陀的精粹，應化去其情執，聯合世界各國的英才，從事佛陀佛化的事業；2.把民族和國家的觀念打銷，以得超民族超國家的佛陀的真精神！3.應該和中國佛徒知識界的巨頭聯合，把世界佛教聯合會實現起來，以發展世界佛化的聲援！4.應該本着超民族超國家的佛陀的真精神，把佛陀的教法宣傳到世界去；使世界的人類，共飲法味，同登淨域。

一九三四·一二·九·寫于潮州。

評國際佛教協會

大公

本期目錄

評國際佛教協會

寄塵

嚴

水陸法事之意義
由空無有三字來抉擇空有之
意見

我們與文學

如是我聞的修行人

一點感慨

「閒話」富了真

異類法緣記

詩林

姓王的（續完）

佛教新聞

編完以後

智道大亦震諸悅記
者者華端蓮者

易見的事實，陳在我人面前啊！雖然，日本佛徒國際佛教事業之進展，非偶然也！在該會刊「海外佛教事務」中所載的國際佛教協會役員表，其所題名的役員，悉是知名之士，環顧我國又如何？「海外佛教事務」所發表的關於各國佛教的事情，亦都精確之作，而毫不苟且的！若印度，若獨逸，若佛蘭西，都有精通其國文字佛教的人材，和有闊大嚴密的組織。如藤井草宣氏所著的「支那現代佛教界之情勢」一文，其精確之處，真够佩服！反之我國佛徒之關心國內佛教的現狀者，不是鹵莽滅裂，零而不詳；

水陸法事之意義

寄塵

在這二十四紀科學的昌明的時代，國內各地時有啓建法會和修持法事，僧衆們以及非僧衆的雜色的人們，結社集會真如雨後春筍了！在一般戴着赤色眼鏡者的看起來，或者以為這是邪道應該在打倒之例吧？但是，一般具有知識的人們，研究，探討，是知道裏面具有很多的道理的！假使我人能够放下萬緣虛心下氣的去探討去研究，並且，深深地，層層地，細心精究，澈底根源，那末，所得到的結果和理解，真能够使我手舞足蹈，歡欣歌舞不暇了！況，水陸法事的普利的目的：第一，為着陰間的亡者懺洗罪愆；第二，為着陽上的生者植福延齡。這就是儒家的學說上所說的「仰事俯畜」和「慎終追遠」的遺意；佛教的佛法裏面所具的「同體大悲」和「無相佈施」，也就是現在的學說所謂「平等博愛」和「互助人道」，而正合乎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的所謂「不獨親親」和「不獨子子」的大道理呢！現在且把水陸的緣起，水陸的功德，及本寺所發起水陸的利益，畧述如下：

A. 水陸的緣起 現在所舉行的通俗的經懺佛事，在佛教法中而具有歷史者，厥惟雲棲廣作懺法耳！雲棲的懺法興後，誤僧正修，流弊太多，且今日的爲經僧行爲的混入，和非僧非俗的稗販者，而又加入了許多的俚歌歪曲，大有魚目混珠，去真意遠！善信不但不能獲福，且而因此致招罪過，與言及此，不寒而慄。水陸法事則不然，據水陸的緣起，是在六朝梁武帝時有觀世音菩薩化身的誌公長老者，是時現比丘相，行化江左，一夜夢一偉丈夫趨前頂禮，並自聲稱爲

秦將白起，因破趙坑長平降卒四十萬，因下天誅，致墮地獄所受痛苦，不堪聞問，並懇濟拔脫離苦海，長老悲之，遂將此一段悲慘的情事，陳白于武帝，用譬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大爲感動，遂以帝王之力招集天下有道的高僧，啓建無遮水陸的法會，一時高僧咸赴^吳請誦經修法，凡七日夜彼自稱秦將白起者，因此功德又前來道謝云以昇天此水陸法事的緣起也。

晚近排水陸法事的啓建，在江浙方面，因僧衆精嫻，事事易舉，故水陸法事的衆多非他省之可以能比例的。如安徽的九華，浙江的普陀，到香汛時，幾爲各省的信士啓建水陸法事的重心點，尤其是以上海廣東的信士爲多，這原因，是上海的僧戒弛禁，和廣東的僧衆太少的原故，所以不得不借重名山古刹，啓建法會，濟拔有情呢。

要之，佛教佛法初入中國，流風嚮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况，時至今日的無法與人的一般僧衆，又多行爲不檢而處處又給人以口舌，真是不幸得很啊！由此看來，此水陸法事之不易啓建，而遇水陸法事之難也又如此。

B. 水陸的功德 水陸的功德是很大的，不過在一般戴着赤色的眼鏡者的看起來，是不大相信的。現在就哲學家所說的神覺來說明而根據科學家的精密的實驗，是，一個觀念，一個想像，或一個意念，可以由此人而傳達于彼人的。其中間絕無所謂有什未傳達的工具和傳達的媒介。譬如在一個完全隔絕的密室裏面，在此間的一個人的意念，可以傳達于彼

間的一個人，祇須那個人願意接受，絕不用什末傳達的工具；這可以證明我人的心的活動，是可以脫離物質而傳達的。然而生者的神覺，既可以不用物質的工具和媒介而能傳達，那末，亡者的神覺，在其脫離了肉體的時候，當然是幻現而存在的不言可知了，譬如鄂維特記載賽克新死的時候，現形於其愛妻亞爾宋之前，於是他的愛妻知其已死，在讀者諸君的經驗中，或者也有同樣的事實親證過吧？

在佛教佛法上講來，我人死的末一剎那，其最後脫離肉體的是第八識。這第八識是持續種子的識體。而種子又分業種子與識種子兩種，業種子就是死後業報的根本；識種子就是死後現行的根本；在我人死後七七四十九天的期中，其第八識即趣至其所業感的道中；或升天上，或生人間，或墮在獄，假若在這時期或已超過的時期，其後人能够發心延僧誦經修法而超度，是可以使亡者的靈識無論在天上在人間都可以得聞佛法，永離苦海。

水陸法事中的最緊要的關頭，是在集合戒德僧衆唸誦修法超度亡者與造福生者，因為佛教佛法經典都是我佛釋迦牟尼從真如自性中流出來的教誡，佛陀是親證宇宙實相的覺者，也就是具六度萬行的聖者，所以佛陀是徹上徹下、徹內徹外的大智者，因為佛陀具足萬行，所以佛陀是堅超橫遍衆德齊備的大福者。以徹內徹外的大智者兼衆德齊備的大福者，而爲大悲心所薰發，從真如自性中所流出來的教誡。那末，這教誡一定也是徹內徹外衆德齊備而福智雙全的大寶藏而無疑了！由此看來，無論亡者和生者，在此法會中，聽一偈，開一句，自可啓發智慧，受用無窮，而根據科學家的實驗，凡

一個想像或一個意念，其心的動力，可以脫離物質不藉工具而傳達到其所欲傳達而願接受的人的意識上，使其意識上也起了同樣的想像或意念；根據這個的實驗，則佛教僧衆應善信的邀請修建法事，在唸經一心迴向傳達的時候，已亡者的靈識濟拔和現生者的命宮植福，一定如飲甘露，如棲灌頂，而他們的意識和僧衆的意識，統一起來；同于佛陀的寶藏中，深嚐法味，祛除煩惱，發起菩提，具備福德。

綜上看，水陸的緣起，水陸的功德，差不多已畧把水陸法事之意義，作一個輪廓的報告了。且無上法會，難遭難遇，破費有限，獲益無量！這，凡屬見聞隨喜者，應該生希有想，生難遇想，其福德因緣，誠非算數之可能譬喻呢。

本文參考書

1. 拙疑正謬之通俗佛化
2. 曼殊書札
3. 水陸科儀

慈航畫報

售價：道林紙每月大洋一角二分，半年七角半全年一元半加郵費共二元正，新聞紙每月大洋八分半年五角四分全年一元加郵費五角三分但加郵費本埠每期半分外埠每期分南洋暹羅每期五分香港二分，

上海法租界西門路仁吉里二七號

揚善月刊

月出一冊宣揚善德全年連郵五角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歡迎試閱附一郵二分即寄——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

由空無有三字來抉擇空有之意見

(續完)

智嚴

上面是兩宗的相違點，也可說是相成點，如果知道空有相舍的話。

空有之諍，原來久矣；空有之分，原來久矣，但是佛陀在時，可並沒分過，也沒諍過。這是在佛滅後大約百餘年吧，那時在大眾部上座部的裡面，就醞釀着這空有的思想，然而不顯；直到後來馬鳴龍樹，無著世親等出世，空有之說，才有顯然之分，然而沒有諍；直到後來——佛滅後千百年間——清辨護法二大師出，才有所謂「護法清辨起空有諍」。因爲清辨是承受龍樹的實相空門；護法是承受無著的緣起有門；所以他們各持其說。但他們並不會說你是惡取空，他是執實有。他們諍的是教理的研究，攝化的方便，換句話說：就是你說的是不是教理最高點，合不合攝化的方便的諍。

後來，他們的弟子智光戒賢，二人同處那爛陀寺，各宣其宗，也並沒有我執的相爭——互斥；而是君子之爭——互成。可是到中國，互斥的情形，便日見其多，尤其是宋譯的成唯識論中——斥清辨爲惡取空——始作俑者。

唯識論云：「或執內識如境非有」。述記云：「此第二計

即學中百清辨等師，依塞意教說諸法空，便亦撥心體非實有。」又前頁云：清辨計言：若論世諱，心境俱有；若依勝義，心境與空。」我們從本論文上看，祇有「或執內識如境非有」一句，述記上便說是清辨之計；是不是護法的原意，我們無從得知！縱如述記所云清辨之說等等，是不是計或執，這個，我們却有可論的餘地。「若論世諱，心境俱有；若依

勝義，心境俱空；」這是計嗎？這是執嗎？如果空子和無字有別的話，我想：這次不是計或執，而是如實說的諍理！如果改做「心境俱無」那才可說是計或執呢！但是，如果說窺基法師不懂「空」與「無」的分別時，我可不敢！然而我所以提出討論者，一方面是替清辨抱不平，一方面是提醒看唯識述記，學唯識學的人，不要受述記的麻醉！但是話又說轉來，玄奘，窺基之所以貶他宗揚唯識者，也不過是冀學人專心唯識而已，豈有他意！不過，因着這樣一來，後來的學者，便以此爲証，大起我執，斥空爲無，誤空爲無的紛紛不已；性宗因此不振。因此學人徒擾擾於名相之中，執有所得，都無實證，追本窮源，始作俑者，伊誰之咎！

所以根本講來吾人對於各宗之研究，祇可作教理上淺深之探討，攝化上方使之觀察；決不可自是非也，方無流弊；尤其是一字的定義，不可不弄清，不推敲幾下。在世間吟詩上，爲着一字的推敲，尙弄得賈島昏頭昏腦，何況艱深的佛學呢！

空有批判與抉擇

依空有二字之意義言，實不可判誰優誰劣，因爲定非絕對空，有非絕對有；所謂「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是。但就二宗所詮之教理言，則尚可一論判之。在二論宗之說明，全爲直觀的明其當然之理；例如以「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的兩句話來說，三論宗祇說明是從因緣所生，本無自性，所以叫空。在法相宗則不然，他是要說明具體因、具體緣，如何

生，如何空的所以然來，是具有科學的方法的。三論宗的入

門，不是由知識懷疑；是由誠信而入。法相宗的入門，不一

定這樣；儘可懷疑，儘可探討；由懷疑探討所得的知識，生起正信悟入。所以不二的法門，在有一個時代——腦筋簡單思想幼稚——中，很能够盛行，可是到了今日——所謂科學的時代——三論宗因法相宗而失勢，也是當然之理吧。

不過，照整個佛學的價值講來，三論宗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因為整個的佛學，就是說的無所得的空理——不著。佛學之所以異乎外道之學者，也就是在不著，也就是三論宗所標旨的「一切諸法皆無自性，衆緣所生」的論理。四十二章經云：「飯三世諸佛千億，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証者。」於此可見無所得之價值。

但是，若照悟入佛學的方便上講來，那是要護法相宗坐首席的；因為離言說的佛境，不假種種方法說明，凡愚是難入的。可是說明佛境方法最確實而有層次的，那祇有唯識法相宗。此宗把一切法歸納起來，分做三種——偏計，依他，圓成。——說明它們的幻因幻緣，明了其幻相；於幻自在，以幻修幻，而悟入佛境，真是盡善盡美！

這樣，在整個的「法」上講，它倆恰好用「性相不二」的一句話來形容，可以無分軒輊而爭短長。在整個的佛學上講來，性宗是原則，相宗是發揮原則之方法的教門。

在今日，適應時代思想激進之需要，固應大倡唯識教；然而真心修學佛法的人們，却須以無所得的至理來時時警策自己，不要擾擾於名相之中才是呢！若徒譏得天花亂墜，耽着法相，於實際何用？佛言：「我自成道以迄涅槃，未嘗說

一字」。是何意耶？

結 言

浩如煙海的三藏十二部言教，內中含有無量的珍寶。吾人稍一注意，俯拾即是。但是似金的廢銅，若銅的爛鐵，也未嘗沒有，那是後人的效颦，決不是我佛的原意，取者別要弄錯！我們學佛的人們，固然是誠信佛陀是無上覺，佛教是解脫門；但是有疑義的佛學之點，我們却不可囫圇的吞下。須要細細的咀嚼一番，知其味兒甜否的糜爛的咽下才對！

當我未明空有二字的分齊與意義時，我便以為空有是絕對的，而非相成的；當我未明空無二字的分齊與意義時，我便以為空無是一樣的；所以有時也罵清辨是惡取空邪見者。

但是，當我見到印度佛教史上稱清辨為菩薩，而說他是三論宗的祖師時，這未免使我吃一大驚！於是，我便追尋出所以然來，而得到空無二字的認識；才發覺一班人誤會了清辨，空是說無，所以才有這誤述。我知道後，本想即刻發表一文而論敘之，但是自覺所見有限，不敢冒昧。然而到現在講唯識，學唯識的人們，仍在那裡左一聲清辨惡取空，右一聲清辨惡取空的侈談；我雖然是崇拜唯識而研究唯識的人，但是為整個佛教的教理而言，我却不能緘默了吧！

一九三四·七·三·于開封。

陳玉容居士捐助刊費大洋五元整
茲 承
特此誌謝
人海燈雜誌社啓

我們與文學

通一

本期嶺院開學，我擔任文學方法概論，本文為講授正課前所講，意在闡明我們研究文學之立場及其目的，而知所正確的進取。當時曾由大本師筆記大意，這就是參採其筆記而追寫的，應此表明。

○從歷史上觀察 佛教自輸入中國以來，最初有摩騰竺法蘭尊者翻譯四十二章經，佛本行經，十地斷結經，二百六十戒合異，法海藏經，佛本生經；（今存者僅四十二章經）因了兩尊者是外人的關係，雖曾先學過中國語文然後才動筆從事翻譯工作，總不免有許多缺點。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諸法師的譯品，表面上既可分為新舊，實際考察自然會有長短之別。佛教史上告訴我們：從漢桓帝到東晉安帝這一百六七十年之間，從安息、月

支，康居，西域，龜茲，罽賓等國而來中國傳教翻譯的大德們有歷史可考的便有十位之多，當時國家既沒有指定譯場，又未明令加以保護，他們于佈道之暇，抽譯一二，語文隔膜未盡，而又不能從容從事，於是僞舛百出，甚至文義不明。相傳朱士行在魏都講竺佛朔所譯道行經，因不能通曉原意，乃于魏甘露五年赴于闐訪求原本，以致客死不返，初期佛經的翻譯的困難，幼稚，於此可見。

至道安替僧伽提婆將所譯的經典審音潤文，法顯玄奘等的赴印度求學，歸來設大規模的翻譯場，才予給我們後輩許多便利，可見佛經與文字之關係是怎樣的密切？中國佛經註釋的始祖道安法師，他看了經文的索解不易，有的簡直摸不着頭腦，於是詮解文義，註釋詳明，其共註釋的經典有二十餘卷之多。現在有全部大藏供我們的探求，還不是前人耗

盡心血利用文字的結果。慧遠大師之得謝靈運陶淵明及當時諸賢（俗稱十八賢）之尊崇者雖說道行堅卓所感，而借助于文字之力者亦正多。佑堂，永明，石屋，蓮池，諸大師的闡揚真性的詩，同樣的可以使人感動，乃至于皈投佛教。你能說佛教能離開了文字嗎？是的，第一義諦上原無文字相，無言說相；但，在未証到以前，或要教誨人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捨去這工具——文字？思想較為清楚的人，大概總能明白這道理吧？

史稱唐代佛教最盛玄奘一派，其文含有漢代考據學的風味，故法相諸部字字考究道不容絲毫侗僂，章安澄觀，著作雖復可觀，可惜駢文氣味太重，外實內虛，於說理上容有多少障礙，然當時諸大師能順潮流來闡揚佛法，亦未嘗與四悉檀相背馳。可惜時代既久，末流少年便漸忘本旨，將一代時教供筆陳之用，所以達摩東來，因感當時佛教的破碎支離，乃提倡禪宗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立地成佛以鍼砭當時利用文字做本旨以外的事的教徒，到了六祖惠能大師，示樵夫說法，以表詮第一義，而對治當時人的文字障。可是醫雖有術，病也有多門，矯枉過正，於是前者陷于繁縝過甚，後者又溺于謂陋無文，比方一部五燈會元的成績，只是幾個死板活頭，禪宗大振以來，所謂宗匠也者，除了豎指頭大聲叱喝（可憐的狠，甚至不知禪為何物的賣狗肉的冒牌宗匠們，也閉眼

瞎說，自謂爲機鋒，寫不來信，還誇我是禪宗嫡傳，流弊至此，你道可嘆也未？）以外，能著一卷半卷有價值的書藉，真是鳳毛麟角。最可惡的，就是對於前人流傳下來的典籍，復不加愛惜，終至將自己的法寶遺留了許多到外境去！不立文字之禍如此，難怪宋明儒者，乘此機緣，野心勃發，竊取佛門教義，生吞活剝，彷彿佛教語錄體裁，既強顏據爲已有，又復驕其同儕，雖儒門之不講人格，亦本身排斥文學所致，過去佛教歷史排斥文字的效果，已予給我們這一大教訓，我們能再蹈前人的覆轍嗎？

◎適合當時的環境 過去的大德們，受了歷史上傳統思想的影響，不教人參，則教人老實念佛，將整個佛教變成私人的，老百姓們祇知佛是和玉皇大帝同樣可以消災降福，求子啦，求籤啦，求丹方啦，什末都有，這與歷朝政治上雖有多少關係，而佛教徒自身墮落離遠了民衆實亦最大原因，清朝罷免僧考以後，佛教內部尤雜，有識者所倡禁止溫傳戒，謫受徒衆，謫掛單三事，既只是治標方法，而又不能馬上施行，所以，只有提倡僧教育，才是根本的辦法，這只是對內的整頓而已。對外，那更複雜，中國工商業落後，什末都不及人家，在此時期，每個國民都不容優遊坐客，我們僧伽怎能例外？社會既不容許我們做消費者，則深山禪念佛自爲環境所不許。當然要雜入大衆的洪流中去討生活，這並不是說要我們個個都變做直接生產者，而是要盡國民對社會國家應盡的義務。我們的使命不只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試問該練就一副怎樣的好身手？海禁未開，祇會運用本國文字亦得，現在可不同了，日本佛教雜誌如雨後春筍，西歐亦已萌芽

，別人在積極向民間宣傳佛法，我們能躲在窮岩絕谷里盲念嗎？（我並不反對參禪念佛，但認為不看看自己根性的冒牌的盲參瞎念是根本要不得。）爲了要適合當時的環境，修習文字，以便將來做文字宣傳的工作，實爲最緊要的企圖！

◎須認識力的文學之功能，台昆雪 (De Quincey, 1785-1859) 說先有知識 (knowledge) 的文學，其次有力 (power) 的文學，前者的職能是教 (teach) 後者職能是動 (move) 可見教動兩兩種文學都不可偏廢，過去佛徒弘化工作，只知在教的方面着力，於是有人認佛教爲枯寂的，抑氣情感的，此雖一般人之悞會，實際上歸元鏡和有關佛教之類的「賣卷」等等，能深入民間者太少，有的，西遊記，火燒紅蓮寺，怪誕小說中的奸僧淫尼倒能佔據在人民的腦筋里，這誠是我們的奇耻大辱！

有人說：中國根本便沒有一部獨立的文學史，大概佛教也受了點這點影響，過去的已成過去，當前該怎末辦呢？日本佛教雜誌中都有文藝的一欄，即單行本的佛教童話故事的東西，銷路也很可觀，我們鑒于當前佛教力的文學之缺乏，應該多多修養充實生活，注意現在文學的創作及譜譯，或取材佛教故事，作變體的譯述，或取材佛教思想；寫成動人的創作，我想雖不能超越純理論的文章的成績至少亦可相平，還有：普通作家，大都囿于當時的環境，他的思想及其理論佛化的文學價值，是超過一班普通文學作品的。沈從文能取材法苑珠林寫成一部月下小景，幾十萬佛教徒之中竟沒有

一個及得他嗎？我們認清了力的文學的功能，——尤其是佛化思想的，先應該從事于佛化小說戲劇詩歌童話……的創作，以求佛教能普遍的深入民間去。

◎注意知力文學平均的發表 我因了佛教力的文學之缺乏，曾將這意見貢獻給海潮音編者大醒法師。他很同情，但怕從事這工作者跑到蘇曼殊的一條路上去。誠然，過去曾有一小部份的同志因了能弄弄文墨便慾望大了起來而至于同俗，那是環境的關係，現在，舊的僧伽勢力日漸偏促，我們出路逐漸擴大，新的人材能有機會給他發展才智，則回俗自應減少。我想：將來辦僧教育的人應注意知力兩種平均的教

授，學僧遵循這平均的軌道走，則成績當不會使我們失望。之認清「我們學習文學的宗旨，是求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總不是想在文學界佔一把交椅，目的認清才不會跑錯了路，於佛學不能作深刻研究，則作品將流于膚淺不能動人，偏于知的方面，嫌枯燥無味，只有平均發展，是我們應該抱牢的主旨，能寫出美妙的力的文學作品去感動人，是我們研究文學的最機的目的。

本文參考書，

1. 佛學院教授國文演辭（張化聲著）
2. 中國佛教史（蔣維喬著）
3. 文學概論（本間久雄著）

道屏

如是我聞的修行人

說到這個修行人，在我們徽省裡，狠大大的有名。現在這位修行人同時做了四五個寺院的方丈，但各處來請他的，還是絡繹於途，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概。所謂做方丈，本來是和尚中的肥缺而且是最有名譽的。在這位修行人也想多益善，本來不願意請他做方丈的代表空手回去，只是分身無術，也只好忍痛辭退，不敢妄想，其實依我想已做了好幾處的方丈，也不應再妄想了。

據某君告訴我這位修行人之所以成名原因，說來實在令人發笑。

這位修行人，（姑隱其名）原先本來不識之無，佛法更是一點也真明其土地的，所以終究不能做學問家，只不過做個冒牌的修行人罷。他的成名爲修行人，是這樣的，在好幾年

以前，在某山住茅蓬，其實與其說他是住茅蓬，不如說他是攀緣還來得恰當，有一天，生意來了，這在修行人是出乎意料的歡喜，生意維何，即財神來了是也，財神的錢不消說，那是多得了不得，可是有什麼方法騙得來呢，青天白日去搶嗎，黑夜無光去偷嗎，不是傻瓜，誰敢將生命作孤注的一擲呢？這位修行人只稍爲略加思索，馬上就計上心來，兩腳一縮結跏趺坐，（這樣所以代表修行人）二目緊閉，頭腦下垂，（這樣所以代表心內清靜也）諸事已備，只欠無法表示坐得長久，因急以地上的灰塵，塗上滿身，裝束停當，財神到來，一見之下，就叩頭如搗蒜，奉爲活佛。這一來，一位修行人立即名滿全省，頓成富翁歸依者何止千萬？信仰者不計算數，而他自己，也可以修行人自耀炫人了。六月二四日在武昌

一 紛 感 慨

大蓮

——寫在「怎樣使僧青年運動成功」以後——

讀了人海燈青年專號的文章，使我驚駭，惶恐，勇躍，鼓舞，因為我是一個機械的學者，也即是一個睡熟了的獅蟲；每日讀幾篇古文，哼幾句古詩，有暇也可以寫幾箇字，除上殿外，或者聽幾句唯識法相名詞，這就是日常功課，甚麼「大法沉淪」，甚麼「宗風掃地」等等名詞，已隨大鵬之尾而九萬里而南行墮入於滄海之中，李白之仙網，亦未可以擗也。如此這樣的我，又烏知佛教，佛化，佛法？又烏知僧？烏知僧青年的佳號？那運動二字，更是屬於例外的了。

偶讀怎樣使青年運動成功一文，所以驚駭萬分！，惶恐萬分！在這妖氛靡漫的涼氣中，還有抱着滿腔熱血的英雄，在大聲急呼「運動」，——而且是僧青年的運動，這是如何的偉大抱負，如何的勇敢啊！

或者說：時代齒輪的展轉的關係，潮流澎湃急急，東瀛西歐文明逐漸發達，人民知識逐漸提高，一國有一國的運動，一省有一省的運動，一縣有一縣的運動，——寫在「怎樣使僧青年運動成功」以後——

運動，一鄉有一鄉的運動，一人有一人的運動，（按運動二字，就是要想達到一定目的的一種手段）在社會鄉國就是屬於革命運動，僧青年的運動，當然雖逃不出革故維新的意義，但是，革故維新不是偶爾的了，記得我從前在某校中，就聽說革命僧伽的先進在作劇烈的運動，到如今還未開出新鮮的華，結成清奇的果，甚至連芽還未萌呢？新的唯新，故的唯故，勢如鐵壁，我不知如何才運動得動呢？！

是的，不要去「杞人憂天」，只要同聲唱着美的歡歌，那是絕不會失你所望的，理想是實踐之母，成功是進取的子孫，歷史載有冒險進取成功的事實不勝枚舉，我們站在佛教僧青年的地步，當然不能望洋興嘆，應負起本有的責任，這才是唯一的急務。但是，再回顧我們僧青年中，如一盤散沙，有幾位具有合群性的呢？再捫心自問：有幾位以佛教爲前提的呢？不錯僧教育也漸漸增加，僧青年也有多多益善的希望，吾恐未必

個個都是中流抵柱衣架飯囊，不亦足以這樣同志們站在前同一戰的線上，吾恐必倒戈轉戰，退步進攻而已，運動！運動！吾有味乎其言！吾有惕乎其言！那麼，具有悠久歷史的佛教，腐化到了極點，我們——抱着熱血的同志們，袖手旁觀，坐待其斃嗎？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我以為總要培植一班真正的僧青年，以爲運動的基礎，到那時舉木爲桿，揭竿爲旗，雲集而相應，一鼓而成功，這才是第一急務，我根據這一點上，不覺鼓舞，勇躍！以做箇真正僧青年運動場上的小卒自居，也就奮袂攘臂呐喊幾句所謂以歌代泣了。

真正僧青年讀書同志們喲！我們是個佛子了，我們服的法服履的法履；我們應張着兩隻火炬的眼，以回顧周遭，左右佈着的一切。我們應作箇塊偉琦行的份子衆人皆醉而我獨醒的僧伽，佛陀的使命，就在我們將來擔荷。我們現處在名過于實的學院裏，應具有堅毅的志，決擇的智，精進的勇，涵養的心。這就是根本的培植，真正僧青年的同志們喲！我們雖是初出茅廬，不懂世故，不

識酸甜苦辣，無論人們鄙我，笑我，說我魔王，說我怪物，我們總要堅固不撓，不要却怯，退步，荒唐，頹廢。因為如來的家業在我們肩上呢。我們處在龐大的佛教中，正如荒漠中的一粒沙，滄海中的一滴水，粒沙滴水，何補于滄海？

何補于沙漠？但是浮芥舟于滄海之水，不能不信有海濤，聚細沙為丸泥，不能不信有沙漠。海濤沙漠是由一涓一滴而成功，以至于浩浩無垠，洋洋無際，這是何等的深廣啊！真正的同志們喲！我們也是佛教中的粒沙滴水呢，我們只要具有堅毅的志。

我們處在課程鎮碎的僧教育道場中及邪說橫生的世界上，學科的繁難知識的幽邃，我們不能不匠心獨出，睜開明亮的眼，睜着師曠的耳，專心在一門之中，詐甚深的淘汰，然後再去博覽求諸一切。不然，以有涯的人生，浸淫在無涯的學海裡，那要受波浪的顛播，終難達乎滄海之濱，這就在我們有決擇的智。

我們具有優秀的天資，聰明的耳目，智慧的頭腦，不能比之槁木死灰的老和尚，不能比之冥頑不靈的應赴之徒，

我們應有頗異的表顯，就在現在栽培一種建設創造新的園地的材料，以為將來的巨觀，我們應先做箇開闢草萊的農人，奠定基礎的工匠，依從道德的律範，具文學家的天才，要有軍閥家的勇幹，還要有嚮進的勇！

教運頽廢，國魂衰迷，原是社會種種不良影響所致，但是，只要有真正具有佛陀精神的僧伽，發廣大心，能將佛法灌輸于人民頭腦，自然會開出昇平之花。打倒偶像，剷除迷信，原是不識佛法知識份子的作祟；只要我們能宣傳佛化，具有理智的壁壘，知識的保障，自然會消滅這種惡習。但是，這在我們能涵養出一種百折不回的精神。

真正讀書的同志們喲！以上是我個人意見，或者你們更具有積極大乘救世的主張，更是我所欲望的。不過，我以為偉大的建築，不能安于浮薄的流砂上，葱龍的佳木，不能生于瘠瘦的田疇，真正讀書的同志們喲！第一要能陶冶性情，這是我對真正讀書同志們所獻的一

瓣心香！
我們佛教有久遠的歷史，有甚深的三藏可是大規模的叢林的精神，如今是消沉殆盡了：正如失水的游魚，相對着唾沫吹噓，這是誰的罪過呢？這可說是僧伽的頑固所就。青年讀書同志們喲！這是我們應該覺醒的時候了！真正的讀書的同志們一齊努力！去搜羅歷代的著述，研究甚深的三藏，整頓固有的清規，以創成箇元備的佛教，進化成一箇普遍的佛教，現在如五嶽嶧崿的讀書同志們喲，未來的功業是浩蕩無垠，這在我們現在努力！

我底那篇『怎樣使僧青年運動成功』，原是就一個朋友的來信而答覆的，既無所謂系統，又無所謂高人的卓見，不料因此會得到大師的反響，這誠所謂拋磚引玉。

大師不以呻吟古文寫幾張字而菲薄自己，願做僧青年運動中的一個小卒，誠萬分歡迎！我相全國僧青年都能如大師的激發天良，不要以學問做求樂的工具，處處以佛教為重，則未來的僧青年的運動成功，將拭目可待，吾願與大師及全國僧青年告志共勉之！通一閱識。

「閒話」當了真（揚州通訊）

亦端

詩林

悅四

江蘇教習廳編審主任易君左先生著了一部閒話揚州（中華書局出版）會引起揚州各界人士的反對。內有一則極滑稽的標題爲『瀟灑徐娘，居然稱士；風流和尚，何可名端！』在他也許是一時的高興，信筆拈來，打趣和尚的：所謂『閒話』而已。誰知行忍辱波羅密的可端上人就當了真話！也加入討逆大會，控訴法庭，要嚴懲其破壞名譽，污辱人格之罪！真的易君的一枝筆，太隨便，太大膽，太不負責任，這事也可當作閒話講嗎？未免編而不審了。據說易先生現已請某要人出面調解表示『一時失檢，以致寫出這種荒謬的文字來。』哈！哈！真是豈有此理？

古人云：『話到舌尖留半句。』同是一句話，然而在易君以爲是『閒話』，在可端則以爲是『真話』，在看熱鬧的觀衆們又以爲是『笑話』；說話又怎能不謹慎！假如易先生坐在編審室裡，老早的『閒話』休題，書歸正傳，何至於遭這場官司呢？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爲人都不可以任意胡說，易君自討其辱，怨誰

？『真金不怕火。』我們勸勸可端上人，不要爲了這小事而傷心！而落淚！古來有許多的聖賢，尚且遭人家毀謗哩。行『爲端』，品性『端』，志向『端』，何嘗不『可』以名『端』？如果品性，行爲，志向均不端的話，雖名之曰『端』，又烏乎『可』？可憐有些方丈和尚們，只重外貌之『端』甚，不求真心之『端』。正且揚言於人前曰：『我『端』『我端』！不知道他『端』在那裡？『端』在何處？唉！抽大煙，吃魚肉，挾妓飲酒，『端』乎哉！『端』乎哉！誠肉麻煞人！

『寶至名歸』這話是一點不錯的。可端上人！人家說你不端，從此要格外的端起來；並且實地的端，端得使人生希望之心！我包人們一定會在你『端』字上面加上一個『可』字的稱呼了。鄒韜奮先生在它的小言論裡說：『……但求金之果真，而無須怕火之猛烈，能澈底明此真諦，則但求諸己而無怨乎人，舉凡世態炎涼，人情冷熱，一切毀譽之來，均不足以動吾心面紛擾損我進修之勤，與服務之勇……』這一段話，的確，是千古不磨的格言。『心中無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吾們人格上，沒有一點污點，又何懼乎流言之來！』

二三八十五晚寫於電燈下

黑夜與光明
生令像這樣渺小，禍福像這樣難料；爲着享樂的欲望，生活的担保，撫老提幼，跨上這破爛的船兒，盲目底去覓那黃金寶島。

老天不湊巧，惡命運來了！○

怒吼的狂風，在這漆黑的雨夜中，襲擊船梢；既迷失了航途，唯聽其東漂西繞。○

老的悲痛，幼的哀號；

更加上這悽情慘訓，弄得人們手足無措，仰天狂叫：○

蒼！天蒼天！

好了！好了！○

看啦！

那兒有盞燈兒出現了！

不用怕呵！

那猛力的向那兒駛去；

那是光明的使者！

迷途的指導！

異類法緣記

(續)

震華

秋日感寄冰瘦諸友 通一

虎

〔五〕唐懷空河陽商氏子，依鄉里之大都山廣福院出家。參禪師於京師，發明已事，未幾，遊安立之定安山，偶遇一老叟，謂曰：「願師留此，庶幾我等獲福利益」。空因結菴而止。一日村民逐虎，見空喜曰：「此間虎暴不安，師其可以法力弭之否？」空曰：「虎暴何如人暴，人不暴虎，則虎不暴人。此理之常也。諸君自今，宜回心向善，悉棄獵具，而陳置道場，則虎暴可弭。」民從其教。是夕，一虎於菴前瞑目而伏。空咄曰：「汝以宿昔嗔噖，而受此報，今又不已，當入地獄。」語畢，虎竟去。

明日赴道場家，齋歸，虎復引七子踞菴前，空投以齋餘餅餌，爲之說戒懺悔，自是虎暴息矣。（六學僧傳五）

〔六〕唐法融生海陵萬岡之李氏住攝山棲霞寺，後李子彌昭海陵，於蕩殆盡，時虎害殊甚，方設齋祈禳，忽一虎入室，掠人去，齋遂呼曰：「何造次，可放此人！」虎放之，若有知者；俄虎羣集，嚮逼以杖叩其頭，爲說法，（六學僧

傳云）

〔七〕唐文質，姓祝氏，衡之須江人，幼出家，後問心於大悲禹跡二禪師，乃歸領徒於諸暨之快樂寺，有虎伏座下，若聽說者，質爲摩頂，使母噬生物，虎安尾去。（六學僧傳十八）

牛

唐釋牛雲，開元中人，少不聰慧，因詣五臺山禮文殊大士。初至東臺，見一老人，問曰：「何爲而來？」答曰：「聞見大聖，求聰慧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雲卽往北，而老人亦在地，雲意其即文殊，遂拜不已。老人曰：「汝前身身牛也，以曾駄經，故得比丘報。汝性昏迷，胸中有淤肉在，汝閉目勿開，爲汝鏗鋤其胸，不甚痛，覺心頓然開豁。及開目，見老人現文殊身，語曰：「與汝聰明竟，雲自是，聰特辯悟，爲世導師焉。」（佛祖通載）

鹿

唐法融，居丹陽牛頭山幽棲寺，別爲小屋，精修故業。有一大鹿，常依時聽講，停法之後，絕迹不來，門人發心，皆以法華爲正業矣。（弘贊法華傳三）

天南桐謝又驚秋，一事無成愧此遊！
借問甕城朋輩樂？幾人弄笛泛輕舟。

閩南初冬

一夜西風吹落葉，斷續秋虫聲亦絕。
微聞窗外雨霏霏，江南此時應飛雪。

秋口道中

紅葉滿山思悄然，渡驢蹇澗夕陽邊。
此身燕子同鷗泊，雨雨風風又一年。

湖心風景

林爲城郭竹爲家，城外荷亭竹外花。
有眼欲觀觀不得，祇緣眼孔大如蟆。

泛舟

斷續煙波眼底收，長松兩岸風輕拂。
輕搖雙槳放中流，幾片流紅逐遠舟。

送德蓮兄之閩

大蓮

秋風嫋嫋洞庭波，楚客思歸奈若何。
只有傳書尋別況，憐君萍泊鄉關遠，
一樣聽零一樣恨，天涯淪落客中過。

南居偶感

大庸

曾記搏泥鬥草來，而今心緒等柴灰。
十年形影同消瘦，半夜鄉關空去回，
吾道艱難悲老大，浮生顛倒任迂徊。
欲挽狂瀾愧少才！

姓王的

(續完)

悅西

「妙嚴精舍」那地方，我老早就聽人說過了。據說那里住了二十多以女性，她們都是大家的閨秀，看破一切不肯嫁的人，所以才到這里來發心修行的，她們的佛理研究得很好，她們的行持極非常勤懇，她們那里的大門一天到晚都是關着的，如果無人介紹，任何男子也不能進去的。我老早就想去參觀一下，但是沒有機會；所以王君給我一張片子，要我去一觀，我很高興。

出了寺門，跳上黃包車，走了半個鐘點，妙嚴精舍的在目前。地方很好，背著山，面着水，西式的房子隱藏在叢中，風景的確不錯。

「冬！冬！冬！」我在門上打了三下。

「誰呀？」一個女性聲音在裏面問。

「我呀，阿彌陀佛」。我答

「有什末事？」她把門開着一條縫，向外張着問。

「我是君居士的朋友，他介紹我來參觀的。」我說着把王君片子遞給她看。

她這才現出笑容來把門完全開開，合拿當胸表示歡迎。我進去後，她又把門關上，然後引我到客堂。遂即就有五

六個著粗布黑衫的年輕女居士出來作禮。其餘擎果盒的擎果盒，倒茶的倒茶，很客氣，於是我和她們談起天來了。

我由她們的談話中，知道她們的知識很正確，道理也很明白。她們每天的課程是早晚上殿，白天念佛三支香，有多餘的工夫一概看經。她們一個一個都很端莊鄭重，貞靜幽嫋，情性溫和，使人敬畏，我相信她們決定是身心清淨，精神上已得到無上底的安慰。

「你們學佛的因緣，可以說點給我聽聽嗎？」我向一個年歲稍大的問。

「那嗎？」她祇說了兩個字，停住了。臉上笑容頓收，好像有無限的回憶湧到她面前來似的，兩個年紀稍輕的忽然羞答答的跑開去了。她先嘆了一口氣的，然後繼續着說下去道：「說說也可以，」

，不過說起來慚愧得很我們並不是什末大家的閨秀，也不是什末姨太少奶奶之流的人。老老實實對你說吧：我們從前是在妓院裏操神女生種的妓女，我們連做夢也未想到會到這兒來學佛，得們衆姊妹隨落的起因雖不一，同在火坑裏受苦

，則無兩樣。但是那時的我們雖苦不知苦，反以爲樂；以爲有喫，有穿，有錢用，又有得頑；除了和客人周旋周旋外什麼工作都無須做。我們並不曉得自己是可憐虫，是下賤，是毒蛇，是社會上最可怕，最汙濁的東西；尤其是不曉得了年老色衰的時候，就會有無窮的悲哀。我們從前是地獄，現在是天堂，我們所以能够由地獄到天堂，全由於王君士的恩惠。王君士真是我們的救主啊！

我們的妓院，王君士是常去的。那時我們叫他王先生。他很捨得用錢，又常常去，弄熟了就和自己家裏的人一樣親熱。他爲人又和氣，又識重，他那時和一班姊妹們除了說幾去笑話外，至多不過握一下手，其餘什末輕惻的行爲都不會有過。然而不知爲什末我們都愛他。我們的愛情是不輕易給人的，嫖客到妓院裏去和妓女講愛情，那他簡直是个傻瓜，我們可以把他擺在手掌心裏來侮辱了。唯有對王先生則不然，我們都被他迷住了，都被他顛倒了。我們視他和母親一樣，自己好像是個未滿週歲的小孩，我們時時刻刻要見他，如果離開他，那就同吊在汪洋大海裏一樣，口裏似

乎想喫出救命的兩個字來。我們想，我們能和王先生在一起，我們能願作他的婢女，或者時時被他打，時時被他罵，我們都能甘心忍受的。

然而王先生知道了我們的心理，他便說：「你們要我常來嗎？這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們要聽話。來吧！你們都到我這里來！們說故事給你們聽。」

當衆姊妹們圍住他坐的時候，他便盤起腿子，閉起眼睛，彷彿和尚禪一樣，口裏說着什末佛爺啦，羅漢啦，菩薩啦，天堂啦，地獄啦，善啦，惡啦，和其他一切的故事，

起初我們笑着問他道：「王先生！」

你到我們這兒來，是幹什末的？」他笑了，我們也開堂大笑。但是後來常常聽

，聽到後來覺悟了，我們竟漸愧得要哭

，我們知道行善升天堂，感生西方，作

惡墮地獄，西方至樂，地獄最苦，我們

所作所為的事，是人間最惡的，如果不

改過自新，將來必定落地獄。我們既覺悟了，便想跳出火坑，找個地方去修行

，而且要愈早愈好。那時王先生說：

「你們如果立志做好人，想改往修來，一切皆由我幫助。」於是便替我們脫籍

，把我們由火坑中，提到這清涼池內來

洗盡我們的罪垢。這精舍也是他蓋的，我們的喫用開支都是他拿出來，他又當

講大德來講經說法，令我們明白佛理，

和修行的方法，他真是我們的救主啊！

然而花界中被他救脫的多着哩，原

不止我們這幾個？有的剃光了頭毛去做尼姑的，有的跑到工廠裏去一面做工

一面修行的，有聰敏一點的由他介紹進

學校讀書欲從事於社會事業的，也有許

多由他介紹去做良妻賢母的；他現在還

在努力這種工作哩。愚蠢的我們想不到

什麼好詞句來讚歎他，我們祇稱他爲大慈大悲的觀世音！」

他說到這里停住了，又擎茶壺來倒茶。我覺得是時候了，況且我來的目的已達，於是飲完了茶，便告辭回寺。

當我回寺，王君迎出來問我道：「

怎樣？」

我合掌很誠懇的說：「願普天之下

的妓女皆受你的感化！願你度脫普天之

下可憐的人！請繼續你的工作！祝你早

早成功！」

他這時把頭點一下道：「不要說給任何人聽啊！」

(完)

本社叢書徵求詩稿啓事

本社發行叢書已出海滙詩集一種，其靜賢法師全集亦在編印中，現擬編印歷代僧詩選及近代僧詩選兩種，廣事徵稿，望各方長者大德慈悲助爲盼！

徵稿辦法

1. 如有歷代僧伽詩集，或抄寄，或借抄。（當絕對負責限期寄還）或先通函商議，凡供給材料，逾三十首以上者，贈閱人海燈全年一份，將來詩集出版，亦贈數部。

2. 歷代詩話，詩選中附有僧詩，極常未見者，抄寄或借抄，致酌與上項同。

3. 凡以自作詩集或代介紹，或代抄他人之詩相寄者，致酌亦與前項相同。

4. 應徵者以爲所得材料，異常精貴，可先通訊商議，本社承認酌以少數現金，其自願不受酬者，當登刊選謝，其他報酬同上。

5. 無論前人之詩或是已作，能附以作者身世略歷固妙，其無所稽考者當免。

6. 關於應徵近代僧詩選者，有儘先在本刊發表權利。

7. 本社受到各方應徵詩稿，當隨時答覆取捨與否，絕不延擱。

佛教新聞

記者

香

港

上

孟蘭德路武聖禪院，為皖省九華山東崖寺下院，住持容虛和尚，道學兼優，持戒尤嚴，為當今不可多得之龍象，近鑑于該院房屋狹小，不敷應用，乃發心重建，翻蓋樓房，聞已完工建築，如常應酬佛事，尚希名金長者有以贊助，則廟貌重興，我佛含笑，功德無量矣。

何爵紳夫人蓮覺居士獨資蓋造之東蓮覺苑，頃已大部完成，其寶上課，刻四方女衆佛教信徒投考該社者極衆，該社主持人靄亭法師為佛教中不可多得之碩學，於華嚴一乘之旨，尤多契悟，聞俟各方學生到齊，即分別程度，分班授課，以期造成華南佛教復興基本之人材云。

▲又凱▲利園佛學會近請顯慈法師開講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每日聽衆極多，聞法師原粵人，曾求法于諦聞老法師門下，每來港省間法緣尤盛之原因，借助于言語無隔膜者頗多云云。

編 完 以 後 編 者

這一期又呈送讀者面前了，是好是壞，我們不知道，希望讀者再教給我們一些改進的意見！

金剛經講錄的作者，因為事繁，本期竟沒有趕得上，這要向讀者們告懺的

第二卷續定的讀者，還有三四十戶沒有匯款來續定，至三期止，我們便不再續寄了，請未續定的讀者注意！

三牌樓金陵寺自惟周法師住持後，即創設僧學院，去年惟法師因病去位，由學院佛學講師僧曇繼位，頃聞僧曇亦又病入某醫院調治，由鎮江超岸寺主人介紹其舊同學默如暫攝教務，聞默如法師與其同參戒德法師，共處六七年，未嘗或離，兩人埋頭專改學問之計劃，其長遠心尤令人贊仰不置，金陵學僧，能倣法默戒二師之長遠心，則首都佛化，其將集霧交蒸矣。

本刊第一卷合刊本已銷售得只剩存三十本了，這一點，也希望購買的讀者們注意！

1.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佛學專著，人生問題研究，佛教文藝創作，翻譯，批評，通訊，文言白話皆所歡迎。

2. 投稿須繕寫清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刊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3. 來稿刊載後，酌酬本刊若干，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得用筆名）

4. 來稿請寄汕頭潮州瀘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例 刊 告 廣 刊 本		本 刊 定 價 表		本 刊 徵 稿 簡 例	
零售每期五分	郵費一分	預定期			
全年廿四冊	二元三角	全年	正		
半年十二冊	三元四角	半年	正		
六角	一元三角	六角	正		
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	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	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	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	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	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
一年者，優待對折。	一年者，優待對折。	一年者，優待對折。	一年者，優待對折。	一年者，優待對折。	一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
一，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	一，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	一，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	一，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	一，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	一，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
月月底收費。	月月底收費。	月月底收費。	月月底收費。	月月底收費。	月月底收費。
一，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編輯
發行

汕頭潮州瀘東佛學院
潮州五字印務局

海潮音第十五卷第十號要目

歐洲佛教大會的論譯
日本內國際佛教協會
佛教的根本教義與時間之關係
百倫破神品懸論
人生學
中國佛教的現狀
應城遊記
戴季陶先生的三十六善
藥師本願經講記
定價：全年連郵二元

發行：武昌千家街海潮音社
智芝李慧藏空虛法太
王恩化航洋聲虛航虛

本刊介紹佛教讀物

刊名 地名 全年定價

海潮音月刊	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連郵二元
正信週刊	漢口佛正信會	連郵一元
淨土宗月刊	武昌黃河灣二號	連郵五角
佛學半月刊	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	連郵五角
山西佛教雜誌	山西太原佛教雜誌社	連郵二元
護生報	上海貢勤路護生報社	連郵五角

面平裝一厚冊，置諸案頭，尤為美觀。

香港廣東源出人口莊口遷新和興西街二十號

◆處理經總會興重教密安潮◆ ◆行發約特局書學佛海上◆

貨真價實 流通歡迎顧客

燒香	莞東州崖	檀香	降香	正香	茄楠	西藏	貢南	念沉	珠香	香食	品器	被籍	經典
香塗	女子子	花剗	速香	沉香	楠香	貢香	南香	念珠	珠香	食品	器被	籍經	典經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品	被	籍	經